

西洋

古代政治思想家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Ancient Political Thinkers:
Socrates, Plato, and Aristotle*

謝延庚 著

三民書局

Politics



西洋

古代政治思想家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Ancient Political Thinkers:
Socrates, Plato, and Aristotle*

謝延庚 著



 三民書局

Politics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西洋古代政治思想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 謝延庚著。——初版一刷。——臺北市：三民，2006

面：公分

含索引

ISBN 957-14-4442-1 (平裝)

1. 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學術思想—政治
2. 柏拉圖(Plato, 427-347 B.C.)—學術思想—政治
3.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學術思想—政治
4. 政治—哲學, 原理—西洋—上古史(476年以前)

570.9401

95004084

網路書店位址 <http://www.sanmin.com.tw>

◎ 西洋古代政治思想家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著作人 謝延庚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 (02)25006600
郵撥 / 0009998-5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初版一刷 2006年3月

編號 S 571260

基本定價 伍 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4-4442-1 (平裝)



自序

我在大學裡教書近四十年，雖然忙碌，但總覺得豐足而又自在。其所以樂在其中者，實因講授主科為「西洋政治思想史」，得以日夕欣賞名家哲思，浩瀚之中，彷彿有取之不盡的寶藏，輒為之神往不已。

或因相形之下的渺小，遂慣於粉筆生涯中的述而不作，面對琳瑯滿目的典籍，領受已是應接不暇，且又心心念念，但求如何執簡馭繁，俾與學子分享；至於經營一己之相關作品，直覺那是力有未逮的千斤重擔，久而久之，甚至視著書立說為畏途。猶憶文學家冰心每逢與前人所見略同之際，曾有言云：「恨不能躍身千古上，趁古人未說我先說。」不才素來欠缺這一份豪情，更何況竊以為思想史宛如江河之難以斷流，「先說」未必即是「先知」，「後說」與「先說」亦不易分割，因而也就不敢輕言創說了。

歲月匆匆，我退休後旅居美國瞬已十載。這些年來，乘兒女進修之便，始終未遠離大學書城；再者，機緣湊巧，落腳之處，曾與可享用咖啡及音樂的書店為鄰，於是很自然地以閱讀為消遣，並勉力將些微心得與多年教學之體會相應和，點點滴滴轉化為書稿，以誌與西洋政治思想史結緣之雪泥鴻爪。在浩如煙海的領域中，我較為鍾愛古代部份，據悉舊地臺北坊間這方面之專書亦甚為寥落，用特不揣簡陋，採學術論文的章法，分別撰就古希臘政治哲學家代表人物：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包括後亞里斯多德的亂世哲學），集成一書，定名為《西洋古代政治思想家》。

這本小書共區分為五篇：導論；蘇格拉底在政治思想史上的

地位；柏拉圖及其〈理想國〉；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的中心思想；及後亞里斯多德的亂世哲學。

就篇幅言，委實是「小書」而非「大作」，嘗自歎「其貌不揚」，恐與多年來所耗費的時光和心血不成比例，然而，如不妄自菲薄，諸篇中之若干心得，乃是長期融會與領悟之結晶，坦白說，我確有敝帚自珍或孤芳自賞之意。

本書成於退休多年之後，首先應感謝老天爺，讓我行將八十尚能耳聰目明，思慮雖不夠敏捷，但卻清明如常。隨後當感謝三民劉董振強兄寬容我拖延久久始還稿債，依然禮遇備至，且有雅意以此書為（上）冊，往後再續（中）、（下）云云，我則不敢輕諾，笑謂如按照一貫之「牛步」進度，要活到一百才行。言談之間，曾提及偶像人物胡適之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時先生正值盛年，後來終其生並無（中）、（下）問世。自問學養難望前賢之背項；何況這把年紀，怎能只憑一句「老當益壯」的誓詞，就逞匹夫之勇，去追逐茫茫的白紙黑字，對待本當從容自適的餘年，怎可了得？

此外，三民書局同仁們細心校閱，勘誤不少，一併致謝。亦師亦友的單繩武先生，遠在美東，函電中對拙作期勉有加，每當伏案之際，總是拳拳於心。又內子王秋娥女士晨昏照顧，奉茶備酒，俾老朽之文思不致枯竭，不可不感恩也。

謝延庚

二〇〇六年三月

引 言

本書雖非鉅著，但仍有必要掇拾各篇重點或精要處，作為引言，以便讀者從而可對全書內容了然於心。

對於〈理想國〉何謂正義的闡釋，向來爭議紛紜，實因《對話錄》中陳義飄忽難以捉摸之故，致有「易讀難懂」(reading Plato should be easy, understanding can be difficult)之說，筆者以為柏拉圖之正義觀並非天書難解，如能不為繁複的枝節所遮蔽，尋繹相關的隱喻和言外之意，存「精華」而去「糟粕」，當可得其梗概。易言之，若祇憑著演繹的描述，何謂正義？唯依稀可見眉目，但仍不免失之於籠統，不如檢視關鍵論辯，及其建構理想國的具體主張，方能撥開雲霧，得其真義。

蓋「理想國」之名，不啻強烈暗示，其所思所言流於虛玄。我人於文中特引述名家所云：柏氏並非「坐而言的人」(man of words)，他不僅懷有用世之心，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耐負重以求踐履其理念，故吾人有理由設想〈理想國〉乃是出於對希臘實際政治的反思，而非任意虛構的空中樓閣。

學界或有稱柏拉圖為共產主義之鼻祖者，這顯然是認知上的謬誤。按柏氏共產之說，跟均富或破除階級之間的不平無關，其用意在於澈底杜絕居上位者趨於腐化的誘因。我人不可忽略，希臘雅典內亂與黨爭，無處無之，當權者交征利，難以止息！也就是說，腐化或惡質化的亂象，一向為人詬病而苦無對策，這對於素以治國平天下為職志的柏拉圖而言，當然會引為胸中塊壘。他的共產主張侷限於金、銀階級為度，顯見其惟恐經濟腐蝕政治，更明確的顧慮，乃是怕利之所在讓治國者動了凡心，壞了品格，

以至於弄權循私，則正義國家的理想將盡付東流！在別無選擇的擠壓之下，遂有讓統治階級共產公妻之想。

「哲君」或「哲學家王」一節，乍視之，可說全然是海市蜃樓的光景，這也是柏拉圖被稱為理想家或空想家的緣由。其實，所謂「哲君」也者，乃是一個具有統攝性或象徵性的概念，意謂君王應如哲學家具有睿智而能洞燭機先；具有碩德而能無私無我，方可撥亂反正。再則「哲君」的另一意涵，乃係世上做王的人，真心誠意地接納哲學家的智慧，正義之邦才有指望，否則，必將舉世滔滔，盡是無休止的紛亂。

筆者強調柏氏所言政治權力與哲學（指哲學家的智慧）相結合 (political power and philosophy meet together) 一語，實為「哲君」概念的精髓。故特作深入的討論。

今之論者，或因信奉當代普世價值之民主，遂批判反民主之柏拉圖為「開放社會」(open society) 之敵，其間恐有認知誤差之處，值得商榷。

筆者基於基於前賢所云「為人平冤白謗是第一天理」之說，對上述數端，加以辯解與澄清，亦所以明辨是非也。

亞里斯多德可說是古希臘罕見的百科全書派，其所思所言跨越人文而及於自然科學之領域，舉凡究天人之理，以至於論治國之道，始終秉持「多途短徑不一而足」(in several ways, not homonymously) 的認知態度，致所指涉者包羅萬象，稱其學問博大精深，似不為過。

如果要在亞里斯多德博大精深的學問找出一條線索，筆者以為那就是他最重視的中道（中庸）(mean)，亦即是他在《倫理學》和《政治學》中常常標榜而稱之為「黃金的中庸」(golden mean)。

本文析述亞氏談中庸指涉倫理學、政治學、與經濟學領域，

自認為可得其神髓；又指出其重視中產階級以落實中庸哲學，正所以彰顯其在學養中錘鍊而成的平實智慧 (practical wisdom) 進而詮釋當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合流之現象，實足以印證亞氏中庸哲學之精義。

什麼是好政體一節，即使對當代偏執政體形式的紛紜議論，亦頗有解惑的作用。

後亞里斯多德的亂世哲學（其實與亞里斯多德無甚關聯），不過是舉一反三，其所顯示的諸多啟迪，或許不限於末世，即使綜觀擾攘人間，在在皆有可資借鑑之處。



西洋古代政治思想家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自序
目次
引言

第壹篇 導 論

一、政治思想的界說	3
二、政治思想的領域	5
三、何以會產生政治思想	6
四、政治思想的主題	9
五、研究政治思想的價值	16

第貳篇 蘇格拉底在西洋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

一、生平與境遇	23
二、蘇格拉底與哲人派的爭辯	27
三、知識即道德	31
四、哲學理念中的政治意涵	34
五、結 語	35

第參篇 柏拉圖及其〈理想國〉

一、生平、與蘇格拉底之間、及著述	41
(一)生 平	41
(二)與蘇格拉底之間	44
(三)著 述	47
二、〈理想國〉重點析論	52
(一)〈理想國〉何以成為柏拉圖的代表作	52
(二)何謂正義	53
(三)理想國的教育	62
(四)共產公妻	73
三、什麼是好政體	78
四、哲君的理想	83
(一)哲君是理想國的最高境界	83
(二)哲君的另一層意涵	84
五、結 語	86
(一)哲學家抑玄學家	87
(二)柏拉圖的蘇格拉底	88
(三)無私與公義的感召力	89
(四)民主政治與暴民政治	92
(五)〈理想國〉的「變」與「未變」	98

第肆篇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的中心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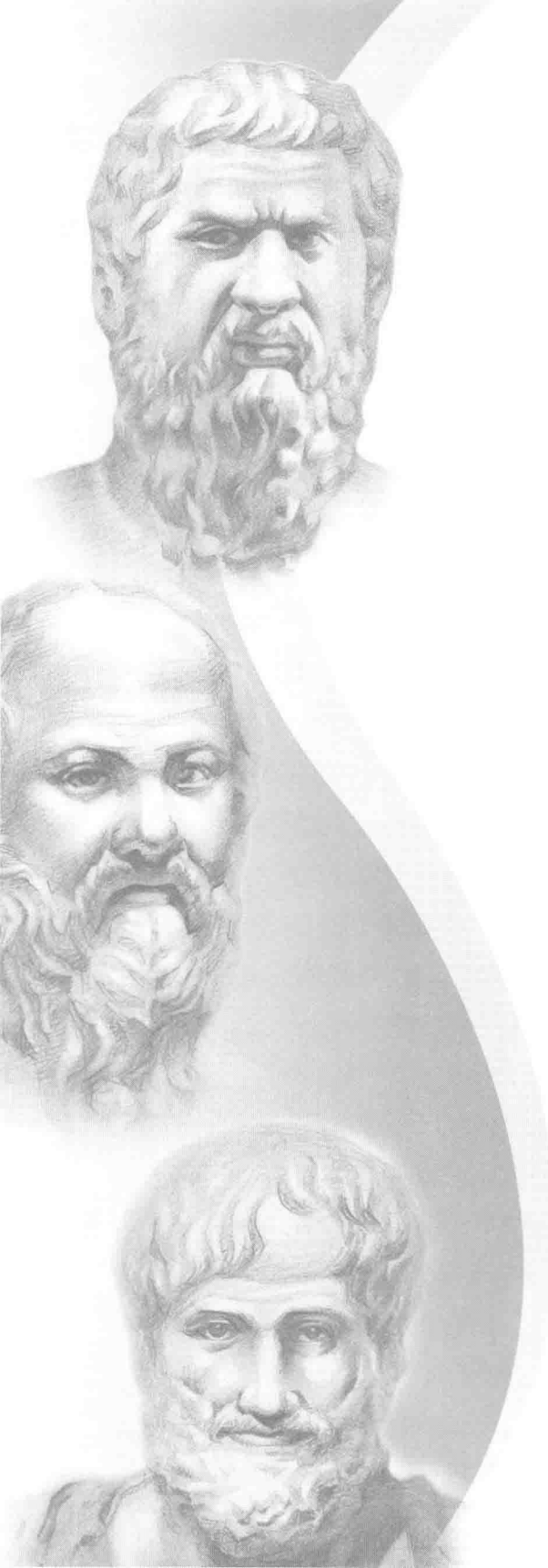
一、生平及其著作	105
----------	-----

二、研究的態度與方法	109
三、對柏拉圖〈理想國〉的批評	120
(一)對「統一」觀念的批評	121
(二)對共產公妻的批評	131
四、亞里斯多德的中道（中庸）思想	147
(一)亞氏談中庸指涉倫理學、政治學、與經濟學領域	149
(二)中產階級何以是國之瑰寶	149
(三)亞里斯多德的政體論	161

第伍篇 後亞里斯多德時代的亂世哲學

一、伊壁鳩魯派 (Epicureans)	182
(一)人生要旨在趨樂避苦	183
(二)聰明人應遠離政治	187
二、斯多亞派 (Stoics)	188
(一)天道支配人生	189
(二)苦行與超凡入聖	190
(三)斯多亞派對西洋政治思想的影響	191

索引	195
----	-----



第壹篇

導論

何謂政治思想？向來是眾說紛紜，很難獲致放之四海皆準的定義。

一、政治思想的界說

談到政治思想，學界往往採取不同的用語，有人因其內容浩如煙海而又虛無飄渺，乃稱之為政治哲學 (political philosophy)，如威廉·艾本斯坦 (William Ebenstein) 著有《政治哲學引論》(*Introduc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亦有人以為政治思想無非是政治思想家的學說或理論，故稱之為政治理論，如喬治·賽班 (George Sabine) 稱其思想史巨著為《政治理論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更為特別的或謂政治思想為政治文學 (political literature)，意指政治思想家大多兼具文才，常以生花妙筆，刻畫政治社會，反映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現象，譬如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c)、盧梭的《社約論》(*Social Contract*)，除了所標榜的哲理之外，由於字裡行間洋溢文學的風采和韻味，習文學者亦視其著述為經典之作。

此外，一般的印象，認為政治思想免不了帶有理想的色彩，因而稱之為政治理想 (political ideal)。其實，孔子的春秋大義或柏拉圖的理想國，固然可視為政治理想的典型，但如斷言政治理想完全出於想像，盡屬空中樓閣，恐有欠允當。誠如康有為所云，孔子之所以言必稱堯舜，意在託古改制，從「亂臣賊子懼」的效應來看，便足以證明其理念多少會產生「撥亂反正」的作用。再者，他的周遊列國，原本基於用世之心，想對當時紛亂的實際政治有所匡正。至於柏拉圖的理想國，一般的刻板印象，都說它流於空談，平情而論，其所思所言，並非不食人間煙火，還不如說

是對城邦政治極度不滿之後的回應。當時希臘城邦之間征戰不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長期殺伐的伯羅奔尼與戰爭 (Peloponnesian War)，斯巴達擊敗雅典，這對於早期的柏拉圖極為震撼，後來他在〈理想國〉中曾流露對斯巴達貴族政體的欣賞（相對地，格外凸顯對雅典民主政體的反感），以及強調對護國者 (guardians) 無私無我的嚴格訓練，甚至因而提出共產公妻的主張，似乎與斯巴達的「公共食堂」(public mess) 不無關係。又如充滿理想色彩的舉國一致 (unity) 原則，似亦隱含斯巴達精神。

當然，雅典是柏拉圖安身立命的家邦，他對於雅典至為深厚的人文思想傳統，不可能無動於衷。析言之，在柏氏的著作中，隨處可見斯巴達和雅典的影子，鄧寧 (William A. Dunning) 教授說：「柏拉圖的正義國家觀可謂『斯巴達化的雅典』(Spantanized Athens),」確乎是言簡意賅的描述。這麼看來，斷言柏拉圖的政治思想即為政治理想，恐怕是言過其實了。

檢點柏拉圖的志業和不如意的政治遭遇，幾與我國孔子雷同。按柏氏本有積極問政之心，這一點，當可從他不止一次的投身西西里西勒庫斯 (Syracuse) 小王國希冀實現「哲君」理念，得到證明，故葛泰爾 (R. G. Gettell) 名著《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即從而認定柏拉圖並不是一位「坐而言的人」(man of words)。

其他相關的同義字如「政治神話」(political myth)、「意識形態」(ideology)、及「政治意見」(political opinion) 等，廣義言之，莫不為政治思想。

然則，政治思想究為何物？概括的說，不論政治哲學、政治理論、政治理想、意識形態、及政治神話，都是人在時代環境中有所回應的痕跡。更明確的說，乃是人在政治生活中對遭遇和感

受的所思所言。

二、政治思想的領域

政治思想浩瀚無邊，如欲粗略地界定其範疇，不妨借用喬治·賽班執簡馭繁的概念，將它區分為「筆之於書的政治思想」(political theory in books)與「流動中的政治思想」(political theory in action)。顧名思義，前者是寫在書上的政治思想，後者則是指存在的亦流傳的政治思想，但並未筆之於書。

筆之於書的政治思想，大抵信而可考，算是政治思想的正宗，最受學術界的重視，然而，歷史的昭示，政治思想家著書立說，藏之深山，傳之後世，總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知識份子的矜持，便是一端，歷史上多少博學鴻儒，往往不求聞達，視富貴如浮雲，對立言傳世亦淡薄而有所不為；或因盛名之累，很怕面對著書立說的事，總覺得不論怎麼寫也難孚一己已享有的士林清望，孔子與蘇格拉底「述而不作」，或許跟這個考慮有關。

除此之外，政治思想之所以未能筆之於書，一項最無奈也是最殘酷的原因，就是政治禁忌。古往今來，由於白紙黑字冒犯威權而招致牢獄之災或殺身之禍者，比比皆然。職是之故，在政治禁忌的刀俎之下，縱有敢言之士，亦很難遂其心願，從而當可洞見政治思想未必皆能筆之於書的緣由了。然而，不甘寂寞的思想家，對當時的政治人物、政治制度、或政治勢力，雖不便公然批判與痛下針砭，但卻可能以影射的筆法，轉化為小說家之言，恣意諷嘲。譬如「文字獄」盛行的清代，有才子之稱的紀曉嵐（紀昀）所著《閱微草堂筆記》，即似有假記鬼故事以反諷實際政治陰

暗面的用意。於是政治思想乃與神話和街談巷議相結合。換言之，本可堂堂皇皇筆之於書的政治思想，只得悄然隱退，化身為不見經傳的野史在民間流傳了。

由此可見，筆之於書的政治思想，並非政治思想的全部，其所占的比重，恐遠不如在民間流動的書本之外的政治思想。固然，筆之於書者，較為顯著，但在人文世界中，「隱」而不「顯」的政治思想，更是飄飄渺渺，無所不在。相對而言，筆之於書者，或許只是冰山一角。故研究政治思想的人，應兼而顧之，不可理所當然地祇著意於書本的領域，否則便會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甚或掛一漏萬。故喬治·賽班有言：「對流傳的、而又難以捉摸的政治思想，不可漠然視之，應使其與筆之於書者受到同等看待。」這在實踐上儘管十分困難，但是治思想史者不可不察。

三、何以會產生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的產生，基本上是因為人有理性，對政治生活中的遭遇和感受有所反應，政治思想便應運而生。易言之，人類的群體生活孕育了政治思想，然而，並非在平靜無波的政治生活中俯拾即是，還不如說在時代與環境的激盪之下，才會呈現蓬勃的政治思想。

誠然，人有理性，在文化上具有堪稱「萬物之靈」的建樹與創獲，但在另一方面，人也有惰性，不到萬不得已的地步，總是不願多費思量的，在初民社會中，只要遵從神話或巫師的指引，避免觸犯禁忌，便有了行為規範；現代人（特別是吾國吾民）雖已掙脫古社會的重重桎梏，但對於一般凡夫俗子（亦包括不少達官貴人和虛有其表的知識份子）而言，神話依然神奇，巫師的地